

123.84
E
2

孟子集註

廣德館校正

二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田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

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曰。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

拾母之月

吉田氏

辰女



管上之
曰語更
端也

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
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楚子六反輓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
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
子曾子也輓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
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
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
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
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
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
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曰
孟子言也願望也曰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

且猶夫
也

王下之
若猶乃
也小爾
雅曰若
乃也

猶不足為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顯顯名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
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
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
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曰文王何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易下之
然猶焉
也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

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

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

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變矣民不改聚矣行

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

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

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

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

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

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

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

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

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

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

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也。難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

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

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

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

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下可畏憚之諸侯也黝

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

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

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

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孟施舍似曾

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

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

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

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慄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曰。敢問夫子

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惴上之
不語詞
發聲也
晉語曰
夫晉公
子在此
君之匹
也君不
亦禮焉
不亦亦
也禮二
十五年
左傳君
其禮焉
文義同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間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更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

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

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

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上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

不顧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

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

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

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實有是氣可知矣至大初無限量至

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剛不可屈撓蓋天

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

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

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

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敬然而

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其為氣也配

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配

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

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

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

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龍衣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也慊口箠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先

言知言

蓋其心

故程子曰

至大初無限量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其為氣也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

其為氣也配

則其氣

是集義

是以無所

於配乎

言氣雖可以配乎

道義而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

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

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今日病矣。子助揠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

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

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益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

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宰

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

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

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

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

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

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

曰：學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

扶。○惡，敬焉，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倦者，

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

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曰：伯夷

也。曰：姑舍是。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

乃與若
同義

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星也。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

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

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

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羨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蛙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

恩語助

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樂惡辱人之常情。然徒

惡之而不求其得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

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

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詩云。逆天之末

陰雨。徹彼梁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上音杜。綢音綢。繆武彪反。詩。幽風。鳩之篇。周公之所作也。

逆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繆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

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

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忘教。是自求

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禍福無不自己。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

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

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市德之異於眾者。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

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閭譏而不征。則天下之

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

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命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

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

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

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

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眾人雖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

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

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

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黠。內

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入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

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

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

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

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

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

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

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

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

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

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

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

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

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

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士。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

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

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

不可不慎也。

函音合。○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

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

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

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馬於處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

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

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

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

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

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已。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

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

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

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

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

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

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

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音。

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

正也。援而止之而止。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注卷三

孟子集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

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

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

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

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如猶將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有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各因其事。若有喜而憂。則亦將有憂。而喜乎。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

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

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

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

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者來。孟仲子對曰。

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

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

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

孟子卷之九

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命勿歸而造朝

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尹氏宿焉景子曰內

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尹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

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

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

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尹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尹也惡歎辭也景尹所言敬之小者也

也宜猶殆

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

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

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輩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

或作噤。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

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

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

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

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

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

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

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孟子曰

皆是也。皆適於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刃反○

也。禮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

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

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

取乎。焉於處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

已而。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然則子之

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

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

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

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
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

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

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

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

言與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

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

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

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

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

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

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
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

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

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主嬖臣也輔行副使也

反往而還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

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

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

鄉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高郵充虞

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

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己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

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

之美而巳上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

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且比化者

有財上
之為猶
與也

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比必二反忤音效○比猶

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

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

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

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入

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

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

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

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屠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答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

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

孰仁且知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

也而況於王乎賈謂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攝政管叔與武庚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

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亦安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

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愛管叔不如舜之

愛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

舜得以是而舍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

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豈

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善象周公

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

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

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

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

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

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

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

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潮音他日王謂

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

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

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

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

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

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

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

異此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

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

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

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

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

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

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去為

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

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病

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

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子為長者慮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

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

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

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

然且而也

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

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

齊人也于求也澤恩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

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

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

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子三宿而出晝於

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子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

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然浩

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

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予豈若是

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

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問之曰士誠小人也此

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不豫

色然前日虞問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

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曰彼

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

德業間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

所為此孟子所以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

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

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

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

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

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

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

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注卷四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

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

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

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

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

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

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姓名彼謂聖賢也。有

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

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

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

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
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
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
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
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
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

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前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幽風

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益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

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

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

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

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

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

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

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

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

也。均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

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

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

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

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

孟子卷之二

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

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

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

將為之
為猶有
也。有為
一。聲之
轉

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

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

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為君子而

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

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

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

者。滕已行之。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但此未備耳。

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去

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

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

之過於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

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

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

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

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

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

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

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聞○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

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以起士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養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養飧熟食也朝日養夕日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益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

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

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

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

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

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

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

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

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

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

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

孟子卷之二 四十一 黃德會 卷反

木暘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暘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濬音藥。濟子禮反。濬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

有道之有猶為也
有憂之有讀為又承上
文憂洪水而言

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故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

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

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故勲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

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

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

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

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

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

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

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

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

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

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

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

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

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

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

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

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

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

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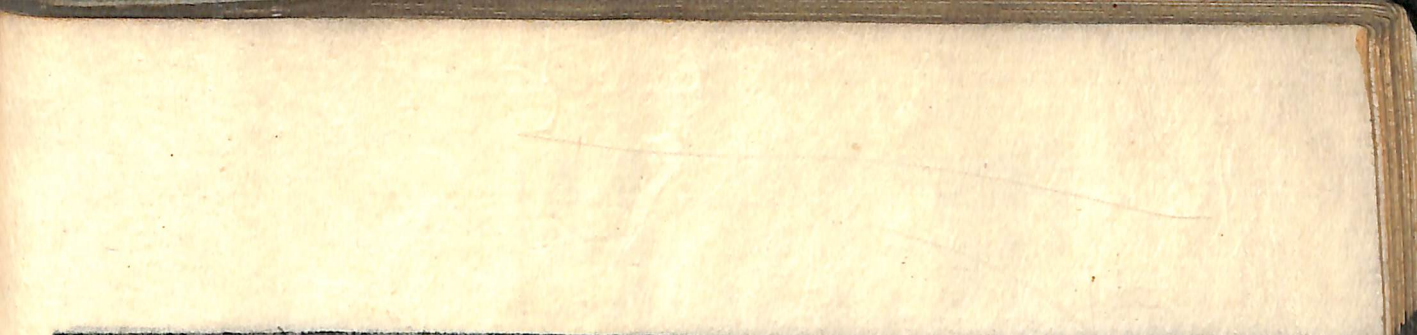
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鴟

古役反○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

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

黃德官歲反

五十一



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

變矣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

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

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

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

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

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

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

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

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

來上之
不母也

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

誠。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

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

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

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

豈以為其也與邪同夷子以薄喪之道為貴非其道則不貴之矣故曰非是而

不貴是字正指薄喪而言為若之為猶有也爾猶焉也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

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

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蒲。北

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

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

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

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益上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

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

類有此。視而不視。夫此也。非為人此中心

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

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音 蚋 納。嘬。楚怪反。此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蠖。姑也。嘬。攢共食之也。類。額也。此。此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

為猶有也

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此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

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注卷五

孟子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宜猶殆也下同

陳代曰不見諸侯空若小然今一見之犬

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

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

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

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

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

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

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

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

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

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

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

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

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

也如猶而

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一反○比阿黨也若丘陵

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

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夫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

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如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

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

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

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破節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

贅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也。質所執以見人

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

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效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

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

來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

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

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

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曰

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

音讀
古入所
與語

孟子

卷之

第

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
 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
 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
國。實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
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
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
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
 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與語助
 晉語曰
 亡人何
 國之與
 有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辭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
丹。食音嗣。彭更孟
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曰子不通功易事以
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
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

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

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

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

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

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

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

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

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

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

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五十一
廣德會
積德
官載反

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

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也為其殺是童子而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

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

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

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

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

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

文辭之有所不惟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

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

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

為暴虐百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

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大誓周書也今

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畷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

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

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

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

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

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

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獨猶將也宣四

年左傳
曰棄君
之命獨
誰受之

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
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

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段干

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

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陽貨欲見

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勣○此又引

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

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

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

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

先來加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

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
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
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
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
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
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

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

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

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

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

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

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一亂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

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

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

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

平土而居之。植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植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

汎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

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

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

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

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不並發聲

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

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

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

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

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

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

不並發

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故驅而遠之也作起也

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

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

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

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

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

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

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

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

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

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

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

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

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蝻，蟻也。孟子曰：於齊國之

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蝻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蝻，

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蝻，丘蝻也。言仲子未得為

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夫蝻，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

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蝻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

未能如蝻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

易之也。辟，音壁。纊，音盧。○曰：仲子，齊之世家也。

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馘者。已，頰。願曰：惡用是馘。馘者，為哉。他

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

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頰，與颯同。願，與蹇同。

子六反。惡，平聲。馘，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馘，馘。

為哉之為語助

戲聲也。頗願而言以其兄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蝸而後充其

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

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

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

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

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

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集注卷六



